

海洋作為一種「視野」

——台灣鄭和傳說中的文化他者與想像 *

陳芷凡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論文將借重曹永和先生「台灣島史」觀察，論述自然環境——海洋如何成為一種「視野」，一種特定的觀看姿態，從中思索書寫或傳達海洋經驗的跨文化關係。本文旨從區域性觀點，旁及歷史因緣下海洋的開放／隔絕特質，探究台灣鄭和傳說中的文化他者與想像。鄭和傳說，是台灣與東南亞區域共享的文化資源，其中流傳的「造物者」與「桃花源」話語模式，說明鄭和與當地土著互動的氛圍，也補充了敘事學在文學文化研究的面向。然而，鄭和沒有來台的「事實」愈辯愈明，這些歷久彌新的傳說又如何被建構？把此問題置於整個下西洋區域，發現此區有著普遍溼熱氣候，再加上華夷論述機制，異己再現，分享共同的文化結構，替虛構性極大的台灣鄭和傳說，留下可資驗證的真實。此外，《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則從此區域的性別觀感，開啟鄭和與異己應對之面貌，相較於史書文獻「正義凜然」之記載，出現了被女兒國國王強娶，突顯女王性需求，而與鄭和的宦官身分形成反差等戲謔書寫，這也使得官方史籍、民間傳說、通俗演義中的鄭和，虛實相間，展開了海洋視域下番人形象、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的辨證。

這些「傳」說的衍義與傳播，已與台灣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等面向交

* 本篇論文，承蒙二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並指正，特別是針對「海洋視野」論述的補充與提醒，讓筆者有很大的啟發，在此特別致謝。

會，並內化為台灣文史的重要部分。本文希冀這些觀點的嘗試，能在「鄭和來台」的討論外，開啟另一種以「海洋」視野探究台灣文史的可能性。

關鍵詞：鄭和傳說、海洋視野、《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再現、文化他者



Cross-regional Vision of Oceanic Experience:

“The other” Discourse of Zheng He legends in Taiwan

Chen Chih-Fan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int of view in this essay is to show how the aborigines' appearance in Zheng He legends. If we compare the legends in South East Asia region with those in Taiwan, we will find som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First, there are the same plot and narration in Zheng He legends. Whatever stories told by people living in South East Asia region or Taiwan are alike. Second, people who told or recorded the legends always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dification by Zheng He. Therefore, the appearances of aboriginals are represented as barbarian or wild man. Besides, in terms of research, scholars give a challenge to discuss the “truth” of Zheng He that had been to Taiwa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legends of Zheng He may be “create” by certain reasons. Why and how the legends about Zheng He edify Taiwan aboriginal to be true? If we take the viewpoint of ocean— a cross-regional vision of oceanic experience, we may find the legends are “true” as a result of particular “other” discourse. Finally, the image of Zheng He is always represented as a wise man in historical records, however, Zheng He's appearance in popular novel is grotesque. The latter is full of tension.

On the basis of humid weather and gender idea in South East Asia, the “other” discourse of Zheng He legends in Taiwan is created by the cross-

regional vision of oceanic experience. It's a new eyesight to investigate the Taiwan'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 words: Zheng He legends, an ocean's perspective, "the othe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海洋作為一種「視野」

——台灣鄭和傳說中的文化他者與想像

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徇之也。至今猶傳為寶。¹

陳第〈東番記〉（1603）

〈東番記〉的作者陳第，自少年時期以來，家鄉連江屢次受到倭寇侵擾，²使他投筆從戎，跟隨俞大猷將軍，33歲時開始軍旅生涯。陳第晚年遊歷數處，萬曆30年（1602）12月隨著沈有容將軍勦倭來到台灣，可說是陳第62歲的「壯遊」。停留台灣西南沿海二十多天的過程中，陳第目睹並耳聞番人的奇異風俗，隔年返回福建寫下〈東番記〉，³此作開啟17世紀閩海知識份子理解東番島嶼的視角。審視〈東番記〉一文，引文中鄭和來台的說法，時間點為明朝永樂初年，早於萬曆年間，因而傾向為陳第的耳聞紀錄。雖然是傳聞，這一小段描寫鄭內監（鄭和）來台，給予番人銅鈴的記載，不僅成為日後學術界辯論「鄭和是否到過台灣」的證據之一，亦牽動東南海域的相關論述。

鄭和是否到過台灣？這番提問，一方面是歷史敘述的釐清，亦為當代詮釋的省思，這些回應，在台灣六〇年代有過短暫卻精采的交會。1950年間「中央副刊」、「聯合報副刊」、「大華晚報副刊」登載了數篇討論鄭和與台灣的

1 陳第，〈東番記〉，《閩海贈言》（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6。

2 「倭寇」雖有「倭」之名，但實際的首領大多數為出身中國沿海一帶的華人。周婉窈，〈山在搖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台大歷史學報》40期（2007.12），頁114。

3 〈東番記〉收錄於《閩海贈言》文集中，此書匯集了諸士紳對沈有容的贈言，該文集內容的主題集中在沈有容於福建外海的兩大功績：其一為追勦海寇到東番；其二，親往澎湖，諭退荷蘭酋韋麻郎。此歸納見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台灣西南地區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1卷1期（2003.04），頁28。

文章，⁴無論是伍稼青〈三保太監到過台灣？〉疑信參半的姿態；或是徐鰲潤〈三保薑的傳說〉對鄭和來台的舉證歷歷，均掀起民間與學界討論的波瀾。然而，歷史系教授黃秀政回顧這段史實，他表示這些通論性文章，考證不夠嚴謹，卻引發了六〇年代台灣學界的相關論戰，⁵有其社會及歷史意義。相較於副刊上的泛論，學界毛一波、徐玉虎以及方豪等人發表專文，以嚴謹的文獻考證，佐以海道針路、航海圖等輔助資料，重新解釋鄭和與台灣的关系。毛一波於1965年發表〈三保太監與台灣〉，相較於1954年其文〈鄭和到過台灣嗎？〉的推測，毛一波降低了鄭和來台的可能性，該文結論為：「三保太監等七下西洋，均走西洋針路，未採東洋航線，是以前漂著台灣本島之可能性似仍不多也。」⁶不同毛一波對來台「可能性」的修正，徐玉虎則宣稱鄭和不可能來台。徐玉虎於1967年以〈鄭和『鳳山植薑』、『投藥』與『赤崁汲水』考〉一文，指出史料中「三寶太監」、「三保」意指為誰，文獻判讀仍曖昧不明；而「赤崁汲水」中的「赤崁」一地，不只座落於台灣或澎湖，若考察《明會典》和《鄭和航海圖誌》，亦可發現話語脈絡下位於西洋水路的「赤崁」，僅把赤崁限定於台灣，則與史實不符。⁷徐玉虎的文章發表後，方豪撰寫〈從《順風相送》探索鄭和或其他同時出使人員來台澎湖的可能性〉，回應了毛一波和徐玉虎的見解。方豪在結論中表示，根據茅元儀《武備志》所附鄭和航海圖、無名氏《順風相送》、陳第〈東番記〉以及高拱乾《臺灣府志》四種早期文獻，認為鄭和至少到過澎湖，其他出使人員如王三保（王景弘）極可能到過台灣。⁸針對方豪的考訂與質疑，毛一波及徐玉虎再次撰文回覆，提出了鞏固原本論

4 《中央日報》副刊刊載討論「鄭和與台灣」的相關文章：（1）伍稼青，〈三保太監到過台灣？〉（1954.05.15）（2）毛一波，〈赤崁筆談〉（1954.06.13）（3）徐鰲潤，〈三保薑的傳說〉（1964.09.14）。《聯合報》副刊於1958年10月24日刊載莊德之，〈鄭和與台灣〉一文。《大華晚報》副刊於1967年8月4日刊載婁子匡，〈三保薑與三保太監〉一文。

5 黃秀政，〈「鄭和到台灣」傳說考釋〉，《臺灣文獻》56卷3期，（2005.09），頁163。

6 毛一波，〈三保太監與台灣〉，《台灣風物》14卷6期，（1965.02），頁5。

7 徐玉虎，〈鄭和『鳳山植薑』、『投藥』與『赤崁汲水』考〉，《大陸雜誌》34卷8期（1967.04），頁235-236。

8 方豪，〈從《順風相送》探索鄭和或其他同時出使人員來台澎湖的可能性〉，《東方雜誌》復刊1卷2期，（1967.08），頁45-50。

點的證據。這番辯論，使得「鄭和是否到過台灣」的議題，在史料考證的基礎上，有其各自對文獻的相異詮釋。眾聲喧嘩至今，江政寬、陳秀卿〈歷史與傳說：鄭和船隊到過台灣？〉⁹以及黃秀政〈「鄭和到台灣」傳說考釋〉等文，整理並分析了上述爭論要點，從鄭和的航海針路、台灣海域潮流，以及「下西洋」三書：¹⁰即馬歡《瀛涯勝覽》（1416）、鞏珍《西洋番國志》（1434）、費信《星槎勝覽》（1436）中諸國地名的考訂，旁及來台動機探究……等原因，後續的文獻解讀，皆降低了鄭和來台的可能性，不過，鄭和船隊在台灣海峽若遇到颱風，則無法排除「因風過此」的偶發狀況。

學者屢次撰文進行「鄭和是否來台」的討論，然而，如果鄭和來台的可能性極低，「事實」看似愈辯愈明，真實性的考察之外，將這些「傳說」放在各自的文化脈絡下，思索其發生、流變以及文化情境，亦為當代詮釋的一種路徑。以中國為例，1984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肯定鄭和下西洋的作為，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性，提出歷史依據。此外，1991年以降，江澤民五次詮釋鄭和下西洋，他結合九〇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鄭和下西洋新的現實意義，突出了鄭和下西洋的時代精神——交流與合作。」¹¹因為領導人的表態，使得鄭和形象，在中國20世紀的政經脈絡中，成為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重要人物，帶動了後續的風潮與評價。相較於中國，東南亞華人區域的鄭和，則成為華僑的守護神，進而建廟膜拜，馬來西亞、印尼爪哇等地都有三保廟（或稱三寶廟）。海外華人在東南亞創業，筆路藍縷，而鄭和不畏艱難、勇於下西洋開拓的先驅形象，深深鼓舞華僑，成為他們在海外謀生的精神寄託，因此，「三寶山」、「三寶井」、「三保廟」等遺跡維護，以及鄭和教化土番、啟蒙除害的傳說流

9 江政寬、陳秀卿，〈歷史與傳說：鄭和船隊到過台灣？〉，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05），頁131-162。

10 《瀛涯勝覽》記載三次隨行所到之地，載二十國。《西洋番國志》記載一次隨行所至之地，所載之地與《瀛涯勝覽》相同，唯文字詞語稍異。《星槎勝覽》記述四次下西洋「親監目識」之地二十二處於〈前集〉，也載「採輯傳譯」之地二十三處於〈後集〉。

11 時平，〈江澤民論鄭和下西洋及時代精神〉，《鄭和研究》48期（2002.06），頁1。

傳，亦成為華僑聊表紀念的方式。1984年麻六甲（一作馬六甲）政府以發展商業為由，計畫剷平三寶山，掀起華僑抗議的鬥爭運動，此事件激起該地華人的歷史意識，鄭和與三寶山，於是成為凝聚海外華人民族情懷的象徵。這些區域性的鄭和面容，不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或是東南亞華人的守護神，不同的歷史形象，間接透露了各地華人的當代關切。

有關鄭和傳說真實性的考察，或是鄭和形象於當代亞洲的時代意義，都是可資研究的議題，除了上述兩種方法，研究者還可以用什麼樣的視角，思索鳳山植薑、投藥、贈東番人銅鈴、赤坎汲水等台灣鄭和傳說？筆者認為，「海洋」於此會是個重要的觀察路徑。就方法而言，筆者借重曹永和「台灣島史」史觀，在其論述脈絡中，曹永和先生表示「海洋會隔絕外界，也能連接外界」，在人、時間、空間三者互動交織下，思索「每一個時代，台灣島是如何透過海與外界聯繫？建立的是何種關係？這個連接對台灣有什麼影響？」¹²如此思維，開啟了近代初期台灣經貿、文化交流的討論，也成為筆者觀察鄭和傳說的視角。此視角如何展開？就地域來說，下西洋的航程據點，橫跨中國南海、麻六甲海峽、印度洋等海域，鄭和的事蹟與傳說，也成為此區域共同的歷史資源。馬來西亞教授安煥然指出，觀察19世紀到20世紀的文獻，鄭和傳說在東南亞各地（尤其是泰國和印尼）有區域的共同性，而且這個區域還包括台灣。¹³再者，下西洋傳聞或實際到達的諸國列嶼，均有相似的濕熱氣候，溼熱氣候理應為一自然現象，卻巧妙地轉化為特定的人文觀感，相較於中原，溼熱、四季不明代表中央秩序的逸離，豐富的植被、密林中勃發的瘴癘之氣，一方面隔絕族群彼此的實際接觸，氣候不正、邊陲之地所帶來的陰陽消長，更內化為中國建構人種優劣的心理機制，記述者得以展開對「異己」的無盡想像。最後，如果鄭和來台終究是個「傳說」，這些文本敘述和評價為何能夠「真實」成立？歷史因緣之下，海洋作為一種既隔絕外界、又連結外界的媒介，

12 曹永和口述，詹素娟、李季樺整理，〈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期（1990.06），頁7。

13 安煥然，〈先民的足印——鄭和在馬來西亞的史實與神化〉，《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13。

下西洋區域中自然、人文觀感的延續與變化，形成歷史與傳說的辨證，虛實之間，回應了種種社會結構，鄭和傳說作為其中一例，得以豐富海洋與文化「番」譯的向度。

本論文將借重曹永和先生的部份論述，思考「海洋」如何成為一種文化視野，基於跨區域的觀察，從東南亞地區文化資源的共享，旁及溼熱氣候所帶來的異己評價，思考台灣鄭和傳說產生的種種元素。在特殊的話語模式之下，這些「傳」說的衍義與傳播，已與台灣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等面向交會，並內化為台灣文史的重要部分。本文希冀這些觀點的嘗試，能在「鄭和來台」的討論外，開啟另一種以「海洋」視角探究台灣文史的可能性。

一、海洋視域的開展

海洋，作為一種與台灣息息相關的自然環境，近年來已被大眾所認知。然而，這份感知，並非與生俱來，乃是和大陸思維相互參照，旁及政策、產業的推廣而成，¹⁴使得海洋文化、海洋精神、海洋文學等名詞，一一「創造」出來。歷史教授黃麗生表示，海洋文化除了涉及與海洋有關的文化論題外，亦包括多種內涵與歷史向度所賦予的獨特視野，它至少包括：（1）人對海洋的意識。（2）跨海聯陸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空間形勢。（3）跨海移動的人文特性。（4）依海營生的人地關係與生活世界。（5）因應人海互動的理性活動及科技文明。¹⁵這些細節，說明了「海洋」成為一種多向詮釋的文化場域。「海洋」這個名詞，在目前的學界，相當寬泛，包含很多層次的定義，如單純地作為背景，以景抒情，或是成為繁複文化論述中被建構出來的海洋視域。在此，筆者界定此篇論文的「海洋」意涵，定位為一種視野，一種特定的觀看姿態，從中思索書寫或傳達海洋經驗的跨文化關係。

14 政府於2001年首次公佈「海洋白皮書」，宣示我國為「海洋國家」，以海洋立國。2004年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綱領」、2006年公布「海洋政策白皮書」、2007年提出「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等，旨在以整體海洋台灣為思考基礎，全面推動海洋文化發展。

15 黃麗生，〈海洋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為中心〉，「2005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海洋大學主辦，2005.06）。

然而，回顧文學文化的研究，聚焦所及，多半將海洋視為一個「背景」，或是一個與作者內心互通的「意象」，探討作家作品與海洋的情感交融。從古典文學開始，論者就詩文中的作者屬性、海洋經驗以及時空脈絡，爬梳作品之內在情境。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廖肇亨撰文指出，明清時期治世的使節出海、亂世的將軍靖海以及末世的孤臣渡海，從這些海洋詩作中透露的政治理想、海戰慘烈、渡海漂泊，從中探討詩人們如何運用種種海洋意象，表達各自對政治秩序的渴望。¹⁶此外，施懿琳教授以林樹梅為例，在「父親的事功」及「王朝的興衰（宋、明、清）」這兩大面向下，探討其詩文中海洋與戰爭的印記，旁及《獻雲山人文鈔》所呈現的航海紀要與海防觀念。¹⁷陳佳奴亦以「海洋」為題，從清代遊記中述及台海空間的距離感、海洋險處、季風天候以及奇異生物等災難描述，旁及台灣八景詩中的海洋景觀，從中歸納清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面向，¹⁸林林總總，部分投射了當時宦遊文人自願／非自願來台，重新詮釋各自生命美學的過程。這些在古典詩文中的「海洋」，成為一個必要的歷史背景，不同屬性的海上航行經驗、渡海體會，皆成為文人們抒發情志之要件，本身亦是一種歷史的參與。情之所至，也延伸至現當代文學，1987年林耀德編選《中國現代海洋文學選》，作品的時間幅度橫跨1949年前後，這些作品多半將海洋作為書寫背景，聊以抒懷。此選集文章，一方面承繼了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抒情傳統，其中與「戰鬥」、「反共」連結的海軍書寫，以及七〇年代中國結／台灣結之下的海洋觀感，投射作品背後，面對海洋與政治、社會文化的斡旋和指涉。

海洋成為一種背景，源自歷史交會，然而，當世人從自然書寫、原住民文學等角度重新看待海洋，並將其視為一種「題材」時，不僅彰顯海洋本身的主體特質，從「背景」到「題材」的過渡，亦開啟不同的文化視域。中文系教

16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03），頁41-71。

17 施懿琳，〈我家居金門，當門挹溟渤：林樹梅《獻雲山人文鈔》的海洋書寫與歷史追述〉，「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大中文系、金門文化局合辦，2009.10）、〈行船·占測·海戰：從《獻雲山人文鈔》看林樹梅的航海紀要與海防觀念〉，「2009台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東海中文系主辦，2009.12）

18 陳佳奴，〈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授吳旻旻指出，九〇年代自然寫作重視生態角度與客觀描寫，排斥過多的想像與情感，而原住民文學作品仍以關注族群的生存與文化困境，與所謂的「海洋文學」概念形成交集卻又分歧的張力。¹⁹這份張力，在討論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的書寫時，略見端倪。廖鴻基嘗試建立不同觀看海洋的角度，娓娓道來，期待讀者重新認識海洋，體會討海人與護海人的心境，進一步關心海洋生態，諸如《鯨生鯨世》中對「海中精靈」——鯨豚的介紹與保育呼籲。相較於廖鴻基，夏曼·藍波安筆下的海洋，是原鄉，也是族群認同反覆糾結的場域，除了是一個達悟男人的試練之境，也是自我認同的起點。有關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的討論，已有相當累積，將兩位作者並比，探討其海平面上／海平面下的觀點差異，也頗能開拓台灣海洋文學的格局。相較於此，筆者更留意作品中「海洋」概念的轉換。在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筆下，海洋不再只是背景，而是敘述言說的主體，並非有情而即景抒懷，乃是將景（海洋）作為感受的前提，讓海洋翻騰作者的見聞思緒。因此，海洋作為一個「題材」，為文重點與情懷，分別回應了自然寫作與原住民文學的書寫精神，如同卑南族學者孫大川表示：

台灣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只是指出了「山海」為背景的文學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終於可以看見以主體身分訴說自己的族群經驗，是故「山海」的象徵，不僅是空間的，亦是「人性」的。²⁰

原住民文學中的山海，不只是自然空間，當這份山海經驗匯聚了祭儀、勞動以及族群記憶，便轉化為「人性」的表徵。筆者認為，此種修辭足以傳達山林／海洋作為一個題材的深層意涵。不過，就文學場域而言，海洋作為書寫背景或題材，皆從作品內容一探究竟，如果換個思考方式，「海洋」除了作為一種呈現多向對話的場域之外，它是否可以成為一種觀看方式？海洋視域的開

19 吳旻旻，〈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2005.12），頁120。

20 孫大川，〈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台灣原住民漢族文學選集·評論卷》（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04），頁52。

展，又如何可能？

海洋作為一種視域的思考，則借鑒史學成果。曹永和先生於1990年發表〈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提供了筆者進一步的省思。此篇文章共分三段，呈現幾個重要概念，第一段他提及「如果台灣史研究，能超越政治史的限制，跳脫國家單位的範圍，而朝人民的、區域的歷史去發展，相信會有助於研究境界的提升。」超越政治史、跳脫國家單位範圍的思量，則是期待研究者從東亞、世界史的視野，佐以交通史、交易圈、貿易圈等區域分析，進行台灣的歷史研究。第二段則強調台灣的海洋文化資源：「每一個時代，台灣島是如何透過海與外界聯繫？建立的是何種關係？這個連接對台灣有什麼影響？」島嶼與海洋的關係，除了著眼於島面積大小、內部自然環境與資源，也與外來的世界潮流發生影響。因此，16、17世紀進入歷史時代的台灣島嶼，面對世界的國際情勢，建立了什麼樣的外界關係？不論是主動或被動，此關係對台灣又產生了哪些層次的影響？第三段曹永和先生結論如下：「在台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縱觀長時間以來台灣透過海洋與外界建立的各種關係，及台灣在不同時間段落與世界潮流、國際情勢內的位置與角色，才能一窺台灣歷史的真面目。」²¹此番論述，建構於八〇年代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情境中，相較於以往的地方／邊疆史，台灣史之正名，從統治者回歸至人民立場的歷史敘述，並留意台灣海上貿易、物流、交通圈之形成與網絡變遷，開啟了另一個階段的台灣史研究。筆者論述「海洋視域」的思維，啟發自曹永和先生「台灣島史」概念的第二段：思索台灣如何透過海洋與外界產生關係。海洋所形成的交通圈、交易範疇，即這些跨區域的海洋經驗，如何成為一種觀看方式，從中開啟台灣與外界層次不一的對外關係？

跨區域的海洋經驗，在史學界已有一定程度的回響。2009年10月中研院台

21 曹永和口述，詹素娟、李季樺整理，〈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期，頁7-9。

灣史研究所召開的「台灣島史小型學術座談會」，²²回應了這方面的問題。該會議著重兩個項目，其一為台灣島史與17世紀海洋史研究；其二為台灣島史及台灣史觀的跨領域對話。有關17世紀海洋史的範疇，包括荷據貿易史、歐洲古地圖中的台灣、以及荷蘭、西班牙檔案史料的收藏與出版，已累積成果，呼應了「台灣島史」概念的努力。然而，此概念如何與台灣史觀進行對話？李季樺比較曹永和「台灣島史」與濱下武志「琉球史觀」的看法，提出此思維對歷史研究的貢獻，吳叡人、陳偉智等學者也從二十年後的現今，對此觀點提出歷史補充與對話。此外，2009年12月由台大歷史系籌辦的「台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其論文宗旨，大抵顯現了「台灣島史」概念的延伸與實際操作，探討交易史、交通史及貿易關係，讓「海洋」作為台灣史學的研究視野，成為可能。

海洋作為一種視域，曹永和先生提示了台灣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然而，這些史學思維如何過渡至文學文化研究，此一大哉問，涉及相當複雜的討論，筆者僅就「區域性」線索，作為本篇論述基點，以此思考海洋視域下鄭和傳說的建構歷程與文化詮釋。鄭和船艦航行於東南亞各地，相關史話附會，有其對應的論述生態，從此一廣大海域中參照台灣鄭和傳說，方能考察區域性的話語情境，因此，跨區域的文化參照，探究彼此的歷史連結與因緣，是海洋作為一個開放視域的首要路徑。其次，此區域的鄭和下西洋傳說，在華人圈中存在著相近的話語模式，特別是鄭和與諸列嶼土著的互動，留下許多「造物者」以及「桃花源」的敘事。除了內容，這些話語「形式」，有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置於異己論述下，海洋曖昧地成為隔絕彼此的前提，形成自我與他者的界線，猶待鄭和一解秘境。最後，海洋作為一種視野的第三路徑，乃是探查鄭和下西

22 舉辦於2009年10月23日的「台灣島史小型學術座談會」，該會發表論文面向，足以說明近二十年台灣島史概念的運用與成果，其中包括林偉盛〈荷據台灣貿易史研究回顧〉、查忻〈荷蘭時代台灣史料收藏與出版現況〉、李毓中〈台灣原住民傳說裡的「洪水」及其對早期台灣史研究的可能意義〉、陳宗仁〈創新與集成：曹永和論著中的歐洲古地圖研究〉、詹素娟〈「島」的觀點：海洋與島際歷史的探索〉、李季樺〈島嶼的眺望：曹永和「台灣史觀」與濱下武志「琉球史觀」之比較〉、陳偉智〈「台灣島史」二十年之後的再思考：歷史知識的民主化、空間化策略以及時間政治〉、吳叡人〈去本質化的民族史策略？關於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島史」概念的思考筆記〉。

洋，此一海上作為／傳說與台灣所產生的微妙關係。如果鄭和來台的機率甚低，那麼這些話語模式、文化他者的描述如何成真？台灣又如何分享有關鄭和的文化記憶？鄭和史話，部分被清代史家列為方志中「古蹟」要項，得以眼見為憑，有些卻分類至「外志」，仍待考證。因應歷史因緣，海洋作為一種「隔絕外界，也能連接外界」的媒介與視角，讓傳說的「虛構性」與社會結構之「真實」相遇。這份虛構與真實，不僅呈現於方志，也表現在明朝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上。不過，《西洋記》中鄭和與異己關係，有史書文獻「正義凜然」之記載，卻也出現被女兒國國王強娶，突顯女王性需求，而與鄭和的宦官身分形成反差等戲謔書寫。這也使得官方史籍、民間傳說、通俗演義中的鄭和，虛實相間，海洋視域下番人形象、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的辨證，方有討論的可能。

海洋作為書寫背景、題材，都有助於建構海洋作為一種觀看視野的完成；而東南亞鄭和傳說的共享，說明跨區域文化詮釋的路徑，也得以檢驗此海洋視域的向度，進而接近曹永和先生所謂結構性（structural）、總體性（total）、全球性（global）的文化觀察。「傳」說的不變與變動，與各地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等繁複敘事交會，在這過程中，交混著自然、族群、文化邏輯的觀察與論辯，這些史話，既是片面，又存在著時代的結構性，終究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歷史參與。

二、造物者與桃花源：鄭和傳說敘事下的異己關係

傳說，在民間文學的定義中，具有口傳性、變異性和集體性等特質，本節所討論的鄭和傳說敘事，著重於方志民俗記載、民間故事等集體記憶，至於明朝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等文人撰述，不在本節敘事的討論範疇。傳說故事的主角——鄭和，如何登場於歷史舞台？生於明洪武4年（1371）的鄭和，長於昆陽州（今昆明市晉寧縣）寶山鄉的和代村，為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教家庭。《明史·鄭和傳》的記載：「鄭和，雲南人，

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²³鄭和此人，之所以名留青史，還在於出使西洋的偉業。福建省長樂市的鄭和史跡陳列館內，有一塊1930年出土的「天妃靈應之記碑」，經考證是鄭和第七次出使時設立，為中國少數詳細記載鄭和下西洋的珍貴石碑，刻文節錄於下：

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貨幣往貨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歷番國，由占城國、爪哇國、三佛齊國、暹羅國、直逾南天竺、錫蘭山國黃……。²⁴

這塊石碑的呈現，前一部份彰顯了船隊浩蕩的出訪，以及「宣德化、柔遠人」的大國姿態，後一部份則記錄下西洋的時間、所歷諸國，為鄭和下西洋的這段歷史，增添光彩，「海洋」於是成為與外界連結的方式。鄭和下西洋的足跡，遍及中國南海、阿拉伯海、印度洋等地。然而，對這些出使人員來說，域外認知，大多源自古書記載。東南亞諸國以及台灣，在中國傳統世界觀下，其地理位置偏屬於四裔的「南蠻夷」，「南蠻夷」還可再細分為南海諸國等列嶼，面對大陸思維的主導，古代海洋觀念的特點，便包括有限開放性、從屬邊緣性等等，²⁵此種壓抑、保守之概念，不僅考釋「四海」為荒晦之地，也形成某種既定印象。因此，史書描述東南蠻夷等海上島嶼，其中光怪陸離、奇異風俗，更勝於北方，推究其因，或與地形、中原文化發展之進程有關。梁朝《南齊書》〈東南夷傳論〉如此記載：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為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

23 〈鄭和〉《明史·卷340·列傳19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3337。

24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纂，《鄭和史跡文物選》（中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頁52。

25 黃順力，《海洋迷思：中國海洋觀的傳統與變遷》（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12），頁51-57。

珍怪，莫此為先。²⁶

面對東南海上「分嶼建國」諸島，中國士人存有「四方珍怪，莫此為先」的觀感，這分思維，交混著華夷之別，透過歷代史書、博物志的傳抄，建構再現異族的知識系統。除了觀念世界，明朝自開國以來，邊治始終是個問題，這也使得明朝對異己之觀感，既自恃又焦慮：「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²⁷在《明史·兵志三·邊防》中，也特別提及明朝的危機感，來自邊疆。其後洪武帝建國，在宣言上認定「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²⁸在華夷、天命的觀點下，明君王認為元朝政權是冠履倒置，於「天運循環」、「天必命中國人以安之」之中，參照鄭和下西洋那份天朝自命，也就能有相應的理解。

《經典》雜誌於1999年製作了《鄭和下西洋：海上史詩》專輯，在「第三部——萬里追蹤」這個部份，便探查泰國、麻六甲、印尼爪哇、印度喀拉拉、葉門亞丁港、東非東岸等地的鄭和記憶。鄭和事蹟在泰國、麻六甲以及印尼爪哇等華人圈中，不僅神化，亦成為庇祐華僑的守護神。東南亞的鄭和記憶不減，不論是史料的記載，還是民間口耳相傳，鄭和、隨從王景弘與各地土著相遇的逸事，成為傳說的主要內容。這些傳說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從中國的觀點出發，在方志文獻、史話的紀錄下，傳抄而成，如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1685），於〈沿革〉一卷，提及：「臺灣，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下西洋，舟曾過此，以土番不可教化，投藥於水中而去。此亦得之故老之傳聞也。」²⁹視台灣為「古荒裔之地」，認為土番「不可教化」，呈現鮮明的

26 〈蠻、東南夷〉，《南齊書·卷58·列傳第39》（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692-693。

27 〈邊防〉，《明史·卷91·兵志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8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434。

28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卷二十六》（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頁127。

29 蔣毓英、季麒光、楊芳聲合修，《臺灣府志》（台北：文建會，2004.11），頁127。本篇論文援引《臺灣府志》原文，其頁數於後標示，不再另作註解。

中國／四夷論述；或是通俗演義，如《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以撫番、尋寶等話語模式，說明鄭和與文化他者的精采交鋒。另一則是從東南亞區域的視野展開，結合當地的歷史情境，衍生具有在地風情的鄭和傳說。馬來西亞有一則家喻戶曉的故事：即中國漢麗寶公主偕五百名隨員，遠嫁滿刺加（麻六甲王朝）蘇丹，當地居民喜於將古代經典《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1615）敘說的漢麗寶故事當真，並且將負責護送公主下嫁的大臣，附會在鄭和身上，³⁰此說風行一時，卻未見中國史書的相關記載。

講述者立場不同，加上當代關切有別，顯現了「一個鄭和，各自表述」的姿態。然而，在這些話語模式中，將鄭和視為一個造物者，從中演變各種「給予」、「賜與」敘事，隱約與華夏異己論述，形成張力。鄭和航行之東南亞區域，偏屬濕熱氣候，遍地惡疾肆虐，當地土著求助於鄭和，開啟了投藥於水、於溪沐浴等敘事：

在鳳山縣淡水社。相傳明三保太監曾投藥水中，今土番百病，水洗立癒。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260

暹羅番病，每向三寶求藥，無以濟施，投藥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澆水為治病。外洋諸番，以漢人呼唐人，因唐時始通故也。³¹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1744）

每年九、十月，川滇洪水來，江河皆漲，水味清淡，人多預貯缸中，以備水咸時之用。而必于十月十五日為佳，謂之「聖日」。咸謂：「每年此日，三保公必下藥於江河，若在此日汲水，可久藏不壞。」暹人尤信之，至十五之夜，家家汲水。

30 蘇慶華，〈馬來西亞的「鄭和記憶」及其在當代的意義：從鄭和廟和鄭和「遺跡」切入的討論〉，曾玲編纂，《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中國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82。

31 陳倫炯，〈南洋記〉，《海國聞見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18。

新加坡更近赤道，華僑之淋水，較暹羅又多，偶有身體虛弱，因沖冷過甚而生種種疾病者，雖至腰痠腹痛，寒象顯然，老華僑尚曰：「華人淋水，乃三保公所教，必遵守勿違，你淋浴不力，故有是病也。」³²

楊文瑛《暹羅雜記》（1937）

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採集各地風俗民情，上之方伯，貢之史館。其中，三保太監投藥於水，醫治鳳山縣淡水社番人的百病，這一敘事，也流傳於暹羅（泰國）。成書於乾隆年間的《海國聞見錄》，陳倫炯秉持「廣詢博諮、熟悉端委」的觀察，於〈南洋記〉記載三保公投藥於水、暹羅土番澆水治病的傳聞，在他筆下，乾隆年間的暹羅人，仍是保有沐浴溪水的治療方法。楊文瑛於民國初年撰寫的《暹羅雜記》，也提及暹羅人深信10月15日聖日當天，鄭和必下藥於江河，旁及老一輩華僑言猶在耳的訓誡。這些來自三保公「善施」的聖水，有著無比神力，久藏不壞可治病，儲水、沐浴成為暹羅的風俗，奠定了鄭和賜福平災的形象。這幾則敘事，雖然跨越了台灣、泰國，但有共同的話語邏輯，炎熱、投藥、水（溪、江河）、治病是其中元素，而三保太監扮演重要的關鍵人物，推動敘事進行的節奏。

鄭和在台灣、泰國投藥於水的傳說，建立於「下西洋」之作為，彰顯了海洋與外界互動的特質，然而，來自明朝大國的鄭和，卻也因為海洋的阻隔，延續長久以來面對域外的刻板認知。因此，透過鄭和或隨從王景弘，引進中國「進步」的社會型態和物質文化，是海洋視域下鄭和傳說的共同面貌。這份進步，來自中國的耕作、住屋型態，也源於「教化」之名而成的賜與敘事。相傳鄭和到麻六甲，見當地人居海上，架木為屋，出入相當不便，鄭和教之遷居陸上，學習耕種，掘土打井，以備日用，幫助當地居民解決了飲、食、住三大問

32 楊文瑛，〈史事類：三保公〉，《暹羅雜記》（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69。然而，楊文瑛撰寫三保公事蹟時，除了收錄當地史話，卻也在行文中透露保留與懷疑的姿態，如「華暹人士，皆極崇拜(三保公)，因人心信仰過深，有數事堪令人發噱者。」、「華僑生長溫帶，驟移於熱地，不耐其炎威，故早晚必淋冷水百數十盆，自頂而下，以減其熱氣，理固然也。」上述引文，參見《暹羅雜記》，頁96。

題。除了麻六甲，占城當地亦流傳鄭和派人教他們鑿井，取水灌溉，沿山修造梯田，擴大種植面積，贈送中國犁，指導占城人民栽培方法……等。³³ 在這些傳說中，中國的農耕方法與工具，伴隨鄭和的腳步，逐一更替了東南亞的經濟型態，此類傳說的鄭和，是正向的文化影響。不過，另一種給予敘事，帶有文化優劣的暗示。相傳鄭和欲教馬來人識中國字，但馬來人資質駑鈍，無法習得漢字，鄭和便扔了一把豆芽做為他們的文字，使得馬來古文狀如豆芽。³⁴ 又如〈東番記〉：「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使頸之，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同樣是「給予」，鄭和給馬來人的豆芽文字，以及東番人的狗銅鈴，此作為的象徵意味大過於實質管束。此外，鄭和傳說的第三個層次，兼具正反想像，諸如暹羅流傳著一則傳說：暹羅人在施肥，三保公想捉弄他們，便說只要把稻草燒在田裡就是肥料了，稻草灰經過三保公一說，果真成了上好的肥料。³⁵ 再如羅井花《南洋旅行記》的記載，鄭和有天拉了一泡尿，盛在鞋子裡，拿繩子綁緊掛在樹上，馬來西亞土人們看見了覺得好奇，鄭和故意欺騙他們，便極力稱讚這是一種很好的果子，叫做流連。說也奇怪，經過鄭和這樣一說，竟變成了果子，土人們摘下果子稱其味道絕佳。³⁶ 這兩則傳說，稻草灰以及榴槿，在鄭和的「言說」下成為真實。

不管是投藥於水，傳授農耕、造屋技術，或是給予銅鈴，創造馬來人文字文化、榴槿等作為，這些「造物者」敘事的附會，因為鄭和給予、賜與的姿態不變，而與華夏／蠻夷文化高下的既定觀感，有所呼應。不過，這些敘事的時空情境不同，也使得「造物者」的意義有別，舉例而言，鄭和教導麻六甲、占城土著有關開墾耕作、取水灌溉的行為，頗有文化英雄的意味。神話學中的「文化英雄」，肩負著創造文明的重任，成為華夏民族典章制度、器物的創

33 孔令仁等著，《鄭和：令哥倫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中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頁138。

34 此則故事，其中文語意援引自安煥然，〈先民的足印——鄭和在馬來西亞的史實與神化〉，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08。以及鄭鶴聲、鄭一鈞編纂，《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中國山東：齊魯出版社，1989），頁95。

35 鄭鶴聲、鄭一鈞編纂，《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頁94。

36 其中文語意，援引自鄭鶴聲編纂，《鄭和遺事彙編》（台北：中華書局，1970），頁176。

造發明者，³⁷ 得到尊敬與推崇。站在華人立場，鄭和傳遞中國文化之特質，教化了東南亞區域土著，使當地居民進入所謂的文明時代。另一方面，華人尊崇鄭和，旨在尋求一個文化象徵，讓移居東南亞的華僑心生寄託，於是將生活習慣、社會型態的變遷，依附在這位名聞遐邇的「英雄」身上。然而，再把焦點置於稻草灰、榴槤，細究其敘事模式，這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背後存在著鄭和想捉弄、故意欺騙土著的敘事情境，安煥然教授指出，這幾則鄭和的教化傳說，不少牽強附會，很顯然是當地華人創造出來，呼應了東南亞區域華僑的移民歷程。有關鄭和傳說對待土著的敘事，馬來西亞的比例為多，原因之一，乃是華人在馬來西亞，不及馬來人，只是第二多數民族，馬來人甚至採取一些相關民族政策，在國籍法、官方語言、高等教育門戶限制，以及天然資源開發上，當地政府決策，盡量提高馬來人地位，壓制華人的發展，這也使得部分鄭和相關傳說，在此氛圍中被「創造」出來。因此，華僑在東南亞當地，特別是馬來西亞的華人，面對意識中的華夏之別，以及實際上華僑社會之種種劣勢，這中間的張力與衝突，也需要藉鄭和傳說一一化解。鄭和形象，真假虛實已非重點，其中社會觀感，不只呈現單純的文化他者，該形象亦傳達了東南亞區域華人與當地土著政經社會的競爭、合作之角力。

如果「造物者」敘事，強調鄭和這一類文化英雄對東南亞區域的社會介入，而鄭和相關傳說中的「桃花源」敘事，則轉化了魏晉時期遠離世情、回歸自然的主軸，反而突顯一種「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之悵然。陶淵明〈桃花源記〉中，這位捕魚為業的武陵人，緣溪行，忘路之遠近，無意進入了桃花林，在此，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黃髮垂髫，并怡然自樂」，宛如一人間樂園。不過，當漁人處處留下記號，意圖再訪之時，卻不見蹤影，留下許多的疑惑和遺憾。歷來〈桃花源記〉的研究，不計其數，種種研究，著重在「桃花林」此一空間的言外之意，以及尋訪桃花林「過程」的神話學探討。不過，「遂迷不復得路」的最終結局，成為台灣鄭和傳說、以及部分清代方志特定的

37 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14-320。

敘事安排，因此，作者運用「迷途不復得」的桃花源敘事，傳達了哪些層次的言外之意？

相傳崗山巔，明三保太監曾植薑其上，至今常有薑成叢，樵夫偶然得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若得其薑，百病食之皆瘳。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260

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取其血和灰祔舟以遁。其餘番，走阿猴林。今之比屋而居者，是其遺種也。相傳：道乾妹埋金山上。又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啜而啖之，甘美殊甚；若懷歸則迷路，雖默識其處，再往終失矣。夫異方固多異境，豈南田石洞、五黃山諸勝特擅其靈秘也耶！³⁸

《鳳山縣志》〈外志·雜記〉（1720）

相較於〈桃花源記〉的鋪陳，有關明朝三保太監植薑於鳳山，以及林道乾妹埋金山上的敘述，則擷取「迷途、未能尋獲」的話語模式，企圖達到某種特定氛圍。史話中的三保薑，樵夫偶然得之，但次日尋找不果，神祕性再加上無法驗證，不僅維繫「若得其薑，百病食之皆瘳」之傳聞，無形中也強化了鄭和等人來台的「真實性」。再如海寇林道乾妹——林金蓮埋金於山，此處有奇花異果圍繞，宛如祕境，然而，入山樵夫「雖默識其處，再往終失矣」的惆悵，卻也讓士人感嘆：打鼓山的靈祕之氣，未能目睹，只能留在口耳相傳的記憶中。筆者認為，此種悵然不得見的話語，都有加強此物件（薑、金）珍貴與稀奇效果。

三保太監植「薑」、林道乾妹埋「金」，這兩項物質本身，有相應的文化

38 陳文達等編纂，〈外志·雜記〉，《鳳山縣志》（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5），頁232。《鳳山縣採訪冊》亦載：「埋金在打鼓山巔，相傳明都督俞大猷討海盜，林道乾入台灣，艤舟打鼓山港，殺其妹，埋金山上，時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若懷歸，則迷失道；雖誌其處，再往終失之。」其中，「殺其妹，埋金山上」與《鳳山縣志》「道乾妹埋金山上」有別。

意義。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薑，屬於物產「蔬之屬」：「三、四月種，五、六月發紫芽，纖嫩如指，名「子薑」；隔年者，名「母薑」。能通神明，去穢惡。」（頁166）。除了具備通神明、去穢惡的神效，薑性溫和的醫療成分，亦成為台灣疾病敘事的解藥之一。本身具有治病功能的薑，加上三保太監的加持，以及樵夫再訪不果的奇遇，皆增添了三保薑的靈力。台灣的溼熱與瘴氣，是番人染病的原因之一，鄭和投藥於水、土番沐浴的史話，甚至是三保薑的傳說，都在於解決「疾病」的問題。英國殖民醫學史家David Arnold從西方近代殖民史上，探究溼熱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他指出「熱帶」（tropical）乃是歐洲人創造或想像的「他者」（otherness），而熱帶風土的危險，等同於該地區的種族和自然環境的威脅。³⁹ 作為一種解藥，三保薑符合了熱帶風土進而「風土馴化」的說法，除了意指地理環境對健康的影響，亦廣泛地牽涉氣候、風俗以及教化的面向。

至於海寇林道乾，明朝廣東省潮州惠來人。嘉靖年間，在海上為盜，傳說中這些黨羽，劫掠許多金銀財寶，艤舟打鼓山港時，將打劫而來或交易的金銀珠寶，分裝在十八個半的攜籃中，藏匿在打鼓山深處。經都督俞大猷等追討，林道乾於是不斷地逃亡，產生了一連串的打鼓山埋金傳說。然而，不管是林道乾埋金，或是《鳳山縣志》中所述的林金蓮代勞，埋金傳說中樵夫的「偶然」闖入，以及其後「必然」不得見，則和桃花源敘事如出一轍，但訴求則和三保薑有別。三保薑的難以尋覓，強化了鄭和下西洋的種種神威，而林金蓮埋金的地點——打鼓山，則透過樵夫「再往終失矣」的遺憾，配合奇花異果，讓藏金之處成為另一個秘境，使得桃花源敘事，因為一段實際時空兼心理感知的距離感，成為一種看待異己的方式。

不論是造物者的給予傳說，或是桃花源敘事——迷途不得見的疑惑與遺憾，都帶有程度不一的奇幻性。自古以來，異己論述與奇幻特質的連結，是屢見不鮮的比附，出自《太平廣記》、《事林廣記》類書中的奇異之域，諸如女

39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10), pp.141-142.

人國、無腹國、穿胸國、羽民國、小人國等，與中國實際的藩屬國如扶南、占城等地，共處於史籍之中。除了內容，筆者企圖從敘事——即形式角度討論異己論述的建構，其中鄭和傳說的種種給予，於正於反，帶有優勢文化主導的意味，而桃花源敘述的後段結構，彰顯了三保薑的神力及來台經驗。這兩類敘事，表現了異己論述中形式呼應內容、甚至是引發內容效果的情況，補充了敘事學在文學文化研究的面向。

三、憂鬱的熱帶：台灣鄭和傳說的建構歷程

鄭和相關傳說，事實上，是以一種地域性的方式散播，構成相仿的敘事內容與結構，雖然台灣、甚至是爪哇的三寶壠曾進行「鄭和是否至此」的考證過程，其年代以及遺跡皆有疑異；而檳城三寶廟的設置，據考察亦為後人附會而成。不過，這些查無實據的材料，已經過庶民口述、正宗歷史的記載，由傳聞的身份參與了歷史之進程。如果鄭和來台機率不高，清代方志相關的評述和回應又如何可能？觀察鄭和下西洋的路徑，濕熱氣候是此區域的普遍情境，如果以此思索台灣鄭和傳說建構之歷程，亦能探索「氣候」此一自然現象，如何轉化為異己認知的種種痕跡。

季節氣候，牽涉時間流轉，是一個與「秩序」有關的議題。⁴⁰ 在古代中國的社會脈絡中，四季的分明與分配相當重要，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重視。民間的關心，在於四季更替、12月份流轉不息，這份節奏將影響農耕步驟、歲時祭儀，也擴及民眾的身體、心理感知。官方重視它，也自有官方的道理，因為農耕、祭儀順「時」進行，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某種意義而言，亦為穩定社會秩序的一種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共同形塑了「我族」的生活型態，也確認「我族」之認同。因此，古代君王的明智之舉，在於「欽敬陰陽，敬授民時。」陰陽、民時、四季的生活秩序，不僅僅是一種日常習慣，又與政治論述的合法與非法、生活氛圍的正常與非常聯繫起來。因此，當「我族」與

40 此段落借重葛兆光有關日夜與秩序的思考，探究氣候四季與秩序的關聯。葛兆光，〈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台大歷史學報》32期（2003.12），頁33-55。

域外民族相逢，感受不同的民時及氣候，從中給予非法、非正常的評價，便成為異己再現的根本思維。中國南方的蠻夷，相較於中原，四時的運作自成一格。如馬歡《瀛涯勝覽》中提及「暹羅國」的氣候：「土瘠少堪耕種，氣候不正，或寒或熱。」以及「蘇門答刺國」的狀況：「其國四時氣候不齊，朝熱如夏，暮寒如秋，五月七月間亦有瘴氣。」⁴¹ 氣候不正、四時不齊，耕作型態與中原有別，在中國士人的心理預期下，此種「非正常」的氣候、生活型態，建構了非正統秩序的異域形象。蘇門答刺在5月、7月時亦有瘴氣，溼熱下的瘴癘之氣，其繪聲繪影，更強化了氣候與異族形象的關聯。

瘴癘之氣，好發於山林間濕熱蒸發，人一接觸，生病或死亡的案例，層出不窮。南方充滿瘴氣，是傳統中國的基本觀念，其關鍵在於：南方的溼熱氣候，以及因濕熱而產生的濃密植被，易發惡疾。溼熱氣候孕育了豐富林相，配合地形，成為舉足難至的密林，這其中藏匿了多少未知與危險。郁永河《裨海紀遊》（1697／1698）論及鳳山、諸羅番人，行文之間，台灣深山密林彷彿一個象徵，暗示了番人之野蠻特質：

諸羅鳳山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峰插漢，深林密菁，仰不見天，棘刺藤羅，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巢居穴處，血飲毛茹，種類實繁。⁴²

在一個足跡難至、仰不見天的深山密林，可想而知的瘴癘之氣，並配合生番「血飲毛茹」的野蠻性格。對於深山密林的成見，延續於《鳳山縣志》（1720）、《重修鳳山縣志》（1764）之中，方志有關傀儡山的描述如下：「東而趨入大山，霧瘴煙靄、沖霄而起，聳出於郡山之巔者，曰傀儡山【山高，常帶霧。內地舟至澎湖，天時晴霽即見。內多野番，性極決桀悍；常殺人取其

41 兩則引文，出處來自馬歡，〈暹羅國〉，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62），頁19、29。

42 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51卷》（台中：文叡閣圖書公司，2007.08），頁49。

頭，去肉存骨，飾以金而懸於門首】」⁴³由於山高帶霧、再加上瘴癘煙靄，其間居住殺人取頭、去肉存骨的野番，使得傀儡山與「傀儡番」齊名，成為台灣鳳山、恆春一帶凶番的既定印象。此種濕熱、密林空間與文明開化的對應，讓遊宦官員得以解釋野蠻之境，透過方志傳抄，鞏固了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的詮釋，此奇異論述，也表現在氣候影響人種的評判上。《諸羅縣志》（1717）於〈番俗考〉中表示「民之有生，各稟陰陽，雖種類不一，自聖人視之，皆度內也」的話語。⁴⁴「教化」固然是其重點，但筆者更留意「各稟陰陽，種類不一」的人種評價。陰陽之氣，不僅為哲學意涵，更有實質性的影響，包括「氣候不正」的濕熱酷寒，也涵蓋「地氣不正」的邊陲位置，在各稟陰陽、種類不一的心理機制下，異境「人種不正」的評價，於焉成形。

除了氣候、地理概念上的偏見，異己論述的形構，還包括實際的視覺效果。天氣濕熱，土番「下圍色絲」、「冬夏不衣」的裝扮，也讓觀者能直視番人身體的雕飾與花紋。郁永河《裨海紀遊》（1697／1698）如此表示：「所見御車番兒，皆遍體雕青，背為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為網罟纓絡，兩臂各為人首形，斷脰猙獰可怖。」⁴⁵不管是鳥翼盤旋，亦或是網罟纓絡等花紋，這番描述，不只是獵奇的採錄，從「斷脰猙獰可怖」、「蛇神牛鬼共猙獰」的形容，可理解漢人對外表差異的評價。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1717）時提及：「竹塹、南嵌、龜崙、霄裡、坑仔諸番，多斑癬；狀如生番，然矮而小。岸裡、內幽、礁吧嘑、茅匏、阿里史番，周身頑癬斑駁，若怪石綴古苔蘚；而腥臊特甚。」⁴⁶身體斑癬並帶有腥臊之味，體質差異，讓華人心生排斥，鄧津華表示此種強調身體（*physical*）差異的論述，屬於*racialist discourse*。相較於*ethnic discourse*偏重文化風俗的不同，*racialist discourse*突顯番人的體質面貌，諸如裸身、刺青、黑齒、皮膚發癬……等外在狀貌，讓漢人打從心底視

43 陳文達等人編纂，《鳳山縣志》（台北：文建會，2005.06），頁69。

44 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台北：文建會，2005.06），頁235。

45 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51卷》，頁29。

46 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頁237。

為異類，形成「非人」，而不只是異民族的概念。⁴⁷

在此凝視之中，衣衫未盡禮數、雕飾刺青的土番，被認定具有脫序、不服管教的非人特質，這些刻板印象，淵源已久，成為詮釋台灣鄭和傳說的文化情境。有關傳說的原始文獻，方豪先生指出，記載鄭和到過台灣的史話，而作者又親自到過台灣，目前所知，不能不推陳第〈東番記〉為最早。⁴⁸該文記述如下：

永樂初，鄭內監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於是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至今猶傳為寶。⁴⁹

東番銅鈴的記載，距離鄭和下西洋已有一百七十多年，乃為陳第的耳聞紀錄。此史話中，鄭和給不聽約的東番夷人一銅鈴，掛在頸上，視其為動物之類的狗，這是一個把異族比附為非人類的例子，此番描述，揭示了中國傳統將異族文化分類、階序化的歷程。

對於遙遠、舟車難至的海外各國，自古以來，中國對此投射了許多匪夷所思的想像，這些想像的可能資源，來自古典文獻，除了史書、佛教壁畫圖像、旅行記之外，《山海經》、《神異經》及《穆天子傳》等一類半是神話、半是博物志的傳說，更是中國建構異己的重要資源。《梁書》與《南史》對「狗國」有如下敘述：「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元明兩代更形附會，如周致中《異域志》說此國在：「在女真之北，乃陽消陰長之地，得天地之氣，駁雜不純。」《三才圖會》除了附和：「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噪。」還以圖佐證。探究這些文獻，⁵⁰「狗國」之

47 Emma Jinhua Teng (鄧津華), "Debating Difference: Racial and Ethnical Discourses", *Taiwans' imag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105-112。

48 方豪，〈從《順風相送》探索鄭和或其他同時出使人員來台的可能性〉，《東方雜誌》復刊1卷2期，頁46。

49 陳第，〈東番記〉，《閩海贈言》（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6。

50 以上有關「狗國」的記載，見於《梁書·卷54·列傳48》、《南史·卷79·列傳96》、《異域志》上卷、《三才圖會·人物卷12》。

所以形成，在天地駁雜之氣的影響下，形成「人身狗頭」的外形，以及「其聲如吠」等喪失話語的特質。這些差異性的評價，源於儒家的理論前提，以《論語》、《孟子》為例，士人除了關注事物本身，亦產生有關「知人」、「知事」的某種特殊詮釋學。⁵¹ 也因此，「人身狗頭」等外表的視覺感知，以及「語若犬噪」之溝通能力，不再只是表層差異，而是中國建構文明階序化的要件。這份階序化的建立，並非純然想像，事實上，中國早已具有與域外民族往來的記載，但是在觀念世界中，仍是停留在「以書為證」的異己觀察。葛兆光指出，利瑪竇來到中國前，包括《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旅行記，仍然習慣性地抄襲「古典」，對於遙遠的國度和民族，總是在真實記載外添加傳說的想像。⁵² 然而，筆者認為，即使利瑪竇來華，帶來新世界的圖像，讓明朝的世界觀從想像的「天下」到實際的「萬國」，但對於「萬國」蠻夷的理解，仍有區域上的差異，對比歐美的「蠻夷」，明朝對東南亞一帶的觀點，未必跟上新知，仍停留在原本的華夷框架中。

氣候作為中國異己概念的緣起之一，除了對應的文化邏輯之外，也來自實際的觀察體會。番人在濕熱氣候的實際作為，如何形成傳說的另一面向？台灣於康熙23年（1684）正式被併入福建省，首任台灣知府的蔣毓英，編纂《臺灣府志》（1685），這是鄭和下西洋相關傳說，首次被納入台灣正史，相關記載，見於〈沿革〉、〈古蹟〉等卷：

台灣，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下西洋，舟曾過此，以土番不可教化，投藥於水中而去。此亦得之故老之傳聞也。（頁127）

大井：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到此，曾在此取水，即今西定坊大井也。

藥水：在鳳山縣淡水社。相傳明三保太監曾投藥水中，今土番百病，水洗立癒。

51 楊儒賓，〈論孟子的踐形觀〉，《儒家身體觀》（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1996.11），頁138-139、200-201。

52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想像異域的資源變化〉，《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04），頁76。

三保薑：相傳崗山巔，明三保太監曾植薑其上，至今常有薑成叢，樵夫偶然得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若得其薑，百病食之皆瘳。（以上三則皆見於《臺灣府志》，頁260）

文獻中的「太監」，有王三保（王景弘），以及鄭和三保太監的指涉，而「得知故老之傳聞」、「相傳」等話語，也說明這些史話的屬性。縱使這些傳聞諸多疑異，猶待考證，但這些傳說與溼熱氣候下的番俗，關係相當密切。濕熱的氣候下，台灣「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面對如此惡疾，蔣毓英收錄了番人的應對之道：「疾病不知醫禱，止浴于河。相傳為大士置藥於水，以濟度諸番，當冬月多入水澡洗以為快。」（頁199）。土番染病，沐浴於河，相傳某位大士置藥於水，讓諸番得以痊癒，冬夏皆靈，此說法與鄭和相關史話不謀而合。「投藥於河、沐浴其中」的動作，絕非憑空而生，若置於台灣番人風俗的脈絡中，便會發現在濕熱的氣候下，種種番人沐浴的風俗慣習。蔣毓英記載：「產婦甫生，同嬰兒以涼水浴之」（頁197），旁及郁永河《裨海紀遊》所記：「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頻。孕婦始娩，即攜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不癒也。」⁵³這兩則紀錄，顯現台灣番人的沐浴慣習，似乎有著醫療效果，包括剛生完孩子的番婦、小嬰兒、有病者、小兒患痘等症狀，透過多次浴於涼水、溪水，最終獲得痊癒。此外，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722）的觀察，傳抄於六十七、范咸編纂的《重修臺灣府志》（1747）：「性好潔，冬、夏男女日一浴，赤體危立，以盂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浴於溪。」⁵⁴台灣天氣炎熱，番人為了潔身以及消暑，不論冬夏皆沐浴，因此，來自番俗慣習的「於溪沐浴」，與鄭和傳說中「投藥於水」互為對照，共同豐富了傳說本身的文化向度。

鄭和「投藥於水」，「贈東番銅鈴」之敘事，乃在溼熱氣候影響異己認知

53 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51卷》，頁52。

54 六十七、范咸編纂，〈風俗二：番社風俗〉，《重修臺灣府志》（台北：文建會，2005.06），頁553。

的情境中產生，這份結論，為筆者取材〈東番記〉、官方文書、宦遊文人作品的分析成果。然而，作為下西洋區域的社會結構，另有一個攸關性別的主題，過渡至通俗演義，使得章回小說中的「鄭和」，無法登大雅之堂，有著史料無法言喻的面貌。性別主題的開啟，為「女性王國」⁵⁵的奇觀書寫。首先，馬歡於《瀛涯勝覽》中對於暹羅男女分工的狀況，感到驚奇與不安：「其俗凡事皆是婦人主掌，其國王及下民，若有謀議刑罰輕重買賣一應巨細之事，皆決於妻，其婦人志量果勝於男子。」⁵⁶此種「以女為貴」的視角，如同陳第〈東番記〉筆下的番婦，具備決定丈夫、繼嗣的權力，而「陪嫁」過來的男性，必須共同承擔母系家族的奉養義務。勞動方面，女性也需擔負較多的生產力，〈東番記〉如此敘寫：「女子健作；女常勞，男常逸。」此現象，並非中國傳統女性的職權，亦非明代父系社會的文化氛圍，傳統士人既定的性別位置在其中倒錯。⁵⁷然而，女性王國之思維發揮到極致，則是「女人國」的出現。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以廣州為本位敘述，卷二敘述海外諸蕃國時，表示：「閩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⁵⁸南宋趙汝适《諸蕃志》〈海上雜國〉中，亦對女人國有所描繪：

又東南有女人國。……昔常有船舶飄落其國，群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即生女也。西海亦有女國，其地五男三女，以女為國王。⁵⁹

女人國被置於「諸蕃」當中，若船隻靠近女人國，船員數日後便死，當地

55 該詞彙的引用與啟發，源於Emma Jinhua Teng（鄧津華），「An island of women: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 *Taiwan's imag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文中提及「Kingdom of Women」的論述。

56 馬歡，〈暹羅國〉，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頁19。

57 鄧津華以此視角，分析清代方志，說明「性別倒錯」的部份意涵，她指出母系社會中男性的面貌，如同父系架構下的女性，被動且無法行使權力，清朝宦遊文士以男性尊嚴的喪失，作為華夷之間最明顯的差距，給予優劣評判之外，也作為教化統治的說辭。

58 （宋）周去非撰，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09），頁74-75。

59 （宋）趙汝适，《諸蕃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32。

女人繁殖後代的方式，則是裸而感風。種種奇風異俗，發生在「華」之外的地景與海域，構成了所謂的「番」，使得性別、異己與地理位置，有更為繁複的辯證。這份結構性思維，影響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以下簡稱《西洋記》）的撰述。《西洋記》打著歷史演義名號，以鄭和下西洋為題材，運用國度旅行的敘事展開，在此格局下，《西洋記》同時具備神魔書寫的元素，並且在其釋道相鬥、華夷紛爭的框架中得到發揮。其中，第46回至50回則描述鄭和等人，在女兒國女王、總兵官王蓮英，以及金頭、銀頭、銅頭宮主等敵人周旋的場景。《西洋記》中女兒國眾人對於性事的渴求，甚於常人，女王見到鄭和，不禁大喜：「我職掌一國之山河，受用不盡，只是孤枕無眠……我若與他作一日夫妻，就死在九泉之下，此心無怨。」⁶⁰酒席間不斷地向鄭和勸酒，待鄭和有所醉意，便簇擁上胡床，女王按耐不住正要翻雲覆雨之時，鄭和連忙稱自己是宦官之身，女王原本不解，到最後關頭，不免大失所望並驚訝，怒氣沖沖地質問鄭和，鄭和表示自己是「體陽而用陰」：「我原初是個男子漢、大丈夫，這不是個體陽？到後面被閹割了，沒有那話，做不得那話，這不是個用陰？」語畢，鄭和隨即遭到女王的追殺，也開啟一行人在此既享有艷福又艱困的征伐。

此段落中的鄭和面貌，不僅被女兒國國王搶娶，對照女王的性需求，鄭和的宦官身份成為一種戲謔書寫，除了與嚴謹的史書格局相互抵觸，性事做為一種明清通俗演義的元素，可見一般，然而，筆者援引這段敘事，除了回應下西洋區域「女性王國」的既定印象，亦說明此社會結構，如何在正史記載之外，以通俗之徑建構鄭和與異己的關係。

如果鄭和來台的機率甚低，那麼這些傳說的虛構性，不言而喻，然而，若置於鄭和下西洋的整個海域，以一個海洋區域性的視角看待時，則發現此區有著普遍溼熱氣候，再加上華夷論述機制，異己之再現，分享共同的文化結構，替虛構性極大的台灣鄭和傳說，留下可資驗證的真實。此外，《西洋記》通俗

60 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46回》（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以下引文皆為第46回內容，故不再羅列註腳。

演義則從此區域的性別結構，開啟鄭和與異己應對之面貌，相較於史書中鄭和文化英雄、正義凜然的教化身影，《西洋記》中的鄭和無法消受女王的魅力與威力，成為一個陰性化的男人，與下西洋區域「女性王國」之氛圍，頗有關聯，這也讓鄭和面貌的虛實，隱身在憂鬱的熱帶區域中。

四、小結：海洋與文化「番」譯

海洋如何成為一種視野？本篇論文延續學界海洋背景、海洋題材的研究成果，並借鑑曹永和先生「台灣島史」中有關「每一個時代，台灣島是如何透過海與外界聯繫？建立的是何種關係？這個連接對台灣有什麼影響？」的史學觀察，試圖從區域性的視角，重新思考鄭和相關傳說之文化詮釋，並以此提出「海洋」成為一種觀看視域的可能。海洋，具有連結外界的屬性，因此，鄭和下西洋所擴及的東南亞一帶，共同流傳著鄭和與當地土著相遇的史話，部份話語被志書記載下來，有些則口耳相傳，流傳於民間，於集體性、變異性的過程中，形構此區域共同的文化記憶。然而，另一方面由於自然地勢、旁及人為政治的因素，海洋同時也具有與外界隔絕的特質，海中這些列嶼諸島，自成一格，不易也不需到達，再加上繪聲繪影的異邦印象，此隔絕姿態造就了特定的異己觀感。從妾身未明的明末「台灣」，到隸屬於王土的清初「台灣」，鄭和傳說中的異己面貌，呼應了當時明末清初二朝面對台灣的官方關係。

鄭和相關傳說，流傳於下西洋航線的可能據點，也成為此區域共同的歷史資源。在這些區域的鄭和敘事中，鄭和、隨從與當地土著的互動，構成傳說的基調，也成為異己再現的基礎，對異族的概念與想像，部分來自既成的知識體系，這些源自傳統中國歷代傳抄的思維，伴隨東南海域的國情互動，建構了虛實相間的鄭和印象。歸納這些話語，可發現造物者以及桃花源敘事，能與內容互相呼應，豐富了異己論述「形式」的面向。造物者所帶來的文明／文化姿態，使得鄭和在華人圈中備受推崇，馬來西亞華人更創造了這一類的傳說，以此面對族群備受打壓的現實狀況。至於桃花源敘事的「迷途，不得其見」氛圍，由於無法檢視，反而讓三保薑的神力在傳說中得以真實，與異己建構的心理機制，互為參照。再者，若鄭和來台的事實降低，這些廣為流傳的傳說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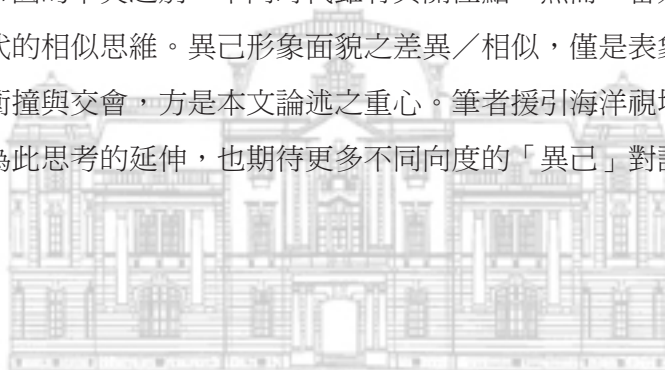
被建構？在中國的文化脈絡下，溼熱氣候與異己的想像，建立在時間秩序、密林空間以及瘴癘之氣的觀感，進而決定人種優劣。在這樣的想像之下，鄭和「投藥於水」的傳聞，指導、教化當地土番的言論，以及此區域番人於溪沐浴等種種慣習，成為共同的敘事結構，共享話語背後的再現邏輯，建構了台灣鄭和傳說之歷程。然而，海洋視域下鄭和傳說的異己形象，若取材自方志，仍不脫傳統中面對異己的優越感，這也讓官方版鄭和的文化「番」譯，華夏立判。但是觀看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作者則從性別角度，大大戲謔了鄭和的宦官身分，此作一方面符合通俗演義的基調，卻也回應了羅懋登犧牲鄭和，與讀者共同建構下西洋區域「女性王國」的印象與想像。

海洋作為一種視野，連結了台灣文史與東南亞區域之研究，而台灣與東南亞區域研究視角之參照，在部份涉及物產交易之議題上，還需援引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的歷史情境與觀察。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的海洋人文傳統，起源甚早，透過海路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於漢唐時期即有記載，宋元明清另開啟一番盛況，涉及官方／民間、合法／非議之間的衝撞與調合。除了這些文獻，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現存的異國建築、學校，無形制度與庶民記憶，皆說明了曾經的歷史痕跡。這份連結，除了「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于是乎集」的經濟面向，諸多層次的文化接觸與異己觀感，於焉而生。馬六甲海峽以東、台灣海峽以南的南洋地方，明代以來已遍佈華人足跡，明清時期東南亞區域與中國接觸頻繁，彼此互購珍奇異寶與糧食，台灣也這麼間接地參與此供需範疇。實際在東南海域活動的「海賊」，如鄭成功、林道乾、蔡牽等人，他們在大陸東南沿海、台灣、甚至是東南亞的海上作為，可謂精采。海盜與海難事件層出不窮，在掠奪、互惠、交易等種種張力中，開啟與異己各種「擦槍走火」的經驗。透過對比追蹤，論者可仔細爬梳中國東南沿海區域，旁及台灣與東南亞諸國的物產貿易、文化交流甚至是歷史詮釋，在這些主旋律之外，文化翻譯之中的文化「番」譯，異己形象的建構，與主旋律之互動關係，值得詳加留意。

此外，我們或可把視角拉至西方的大航海時期，這段殖民歷史，也提供了台灣與東南亞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16、17世紀是西歐人海外擴張的時期，擴張之舉，便是其思索疆域拓展、貿易開發，或是基督宗教傳播的契機。在這

其中，歐洲各國不斷地在亞洲、東南亞尋求貿易的可能。葡萄牙與西班牙是西方人在遠東拓展勢力的先鋒，葡萄牙人為了開發新的貿易市場，於16世紀初到達中國。葡萄牙協助中國打擊海盜，並取得澳門，作為與中國通商的據點。17世紀初期，英國、荷蘭勢力崛起，荷蘭人為了促進遠東的貿易利益，若干貿易公司決定合力籌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不管是葡萄牙、西班牙或是後來的英國、荷蘭，皆有殖民或干涉東南亞區域的作為，而荷蘭、西班牙在台灣南北建立殖民據點，更直接開展異己書寫的版圖。被殖民之國度，面對著程度不一的現代性、文化知識建構等問題，然而，傳教與跨國貿易的扣連，卻是此區域共同的歷史記憶。咸豐8年（1858）天津條約簽訂，台灣開埠，這個階段來台的外國人形形色色，除了台灣，各國對於中國南海、東南亞區域的物產關注，不分由說，外國人眼中的「番人形象」，圍繞多種族群之間的利益糾葛，勾勒出諸多資源的交易圈、傳教勢力，因而成為列強斡旋的籌碼。

戰後台灣對原住民的既定思維，或可思考日治時期體質人類學的發展，並上溯至清朝帝國的華夷之別。不同時代雖有其關注點，然而，番人印象，卻存在某些跨時代的相似思維。異己形象面貌之差異／相似，僅是表象，涉及數個文化概念的衝撞與交會，方是本文論述之重心。筆者援引海洋視域下的鄭和相關傳說，作為此思考的延伸，也期待更多不同向度的「異己」對話。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古典文獻

- (南朝梁)《南齊書》(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周去非撰,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趙汝适,《諸蕃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明)沈有容編,《閩海贈言》「台灣文獻叢刊第56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62)。
-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62)。
- (明)鞏珍著,向達校注編纂,《西洋番國志》(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 (清)《明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清)蔣毓英、季麒光、楊芳聲合修,《臺灣府志》(台北:文建會,2004)。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51卷》(台中:文
听閣圖書公司,2007.08)。
- (清)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台北:文建會,2005.06)。
- (清)陳文達等人編纂,《鳳山縣志》(台北:文建會,2005.06)。
- (清)六十七、范咸編纂,《重修臺灣府志》(台北:文建會,2005)。
- (清)陳壽祺纂、魏敬中重纂,《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

現當代文獻

- 鄭鶴聲編纂,《鄭和遺事彙編》(台北:中華書局,1970)。
-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纂,《鄭和史跡文物選》(中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 鄭鶴聲、鄭一鈞編纂,《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國山東:齊魯出版社,1989)。
- 孔令仁等著,《鄭和:令哥倫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中國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1)。

楊文瑛，《暹羅雜記》（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經典雜誌社編纂，《鄭和下西洋：海上史詩》（台北：經典雜誌出版社，1999.10）。

黃順力，《海洋迷思：中國海洋觀的傳統與變遷》（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12）。

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族文學選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3.04）。

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05）。

葛兆光，《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6.04）。

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曾玲編纂《東南亞的「鄭和記憶」與文化詮釋》（中國合肥：黃山書社，2008）。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6.

Emma Jinhua Teng (鄧津華), *Taiwan's imag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毛一波，〈三保太監與台灣〉，《臺灣風物》14卷6期（1965.02）。

徐玉虎，〈鄭和『鳳山植薑』、『投藥』與『赤崁汲水』考〉，《大陸雜誌》34卷8期（1967.04）。

方 豪，〈從《順風相送》探索鄭和或其他同時出使人員來台澎的可能性〉，《東方雜誌》復刊1卷2期（1967.08）。

楊儒賓，〈論孟子的踐形觀〉，《儒家身體觀》（1996）。

曹永和口述、詹素娟、李季樺整理，〈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期（1990.06）。

時 平，〈江澤民論鄭和下西洋及時代精神〉，《鄭和研究》48期（2002.06）。

葛兆光，〈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台大歷史學報》32期（2003.12）。

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台灣西南地區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1卷1期（2003.04）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台灣認識〉，《台大歷史學報》40期（2007.12）。

黃秀政，〈「鄭和到台灣」傳說考釋〉，《台灣文獻》56卷3期（2005.09）。

吳旻旻，〈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2005.12）。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期（2008.03）。

（二）學位論文

陳佳妉，〈清代臺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

（三）研討會論文

黃麗生，〈海洋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為中心〉，「2005海洋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海洋大學主辦，2005.06）。

施懿琳，〈我家居金門，當門挹溟渤：林樹梅《獻雲山人文鈔》的海洋書寫與歷史追述〉「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成大中文系、金門文化局合辦，2009.10）。

——，〈行船·占測·海戰：從《獻雲山人文鈔》看林樹梅的航海紀要與海防觀念〉「2009台灣古典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東海中文系主辦，2009.12）。